

郑州晚报



《观星台》副刊刊头由河南省文学院名誉院长、省作协副主席孙荪题写。



心灵鸡汤 回无业良品

诚实的空白

我的朋友小亮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一家公司工作,现在已经升为主管。说起自己当初应聘的故事,小亮仍是满腹感慨。

经过筛选,在最后一次复试的时候,主考官给每位求职者发了一张试卷,试卷上一共四道题目,小亮看到第一题时脑门上就沁出了汗珠。

第一题要求考生阅读一篇文言文,然后根据文言文撰写一个产品广告的电视脚本。这篇文言文在小亮读过的那些篇章之外,他实在不能完全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,更别说让它跟现代广告发生关系了。

拦路虎卧在门口,让小亮无法迈步。小亮引颈四顾,一同来参加笔试的考生都在紧张地答卷,考场里只有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,每个人都在第一题下面的空白处甩出大片的文字,那“刷刷”声在小亮听来像蚕在啃噬掉大片的时光。小亮果断决定放弃第一题。后三题都是职业规划、人际关系之类的问题,这些题目对小亮来说没有什么困难的。

小亮答完后三题的时候,已经有半数考生交了卷子。还有半个小时,过去小亮是会在这段时间里把卷子填满的,高中老师说过,高考试卷不要留空,即便是胡诌几句也有可能蒙上几分。但是现在,小亮不想再去做那些无谓的努力了,在大学里他学会了实事求是。他交了卷子,悻悻地回家了。

整个下午,小亮慵懶地躺在床上发呆,他在懊悔这次应聘所遭受的“不幸”。这时一个电话打了过来。

考官在电话里问他第一题为什么不作答。

小亮解释说没能完全读懂那篇文章,就更别说创作广告脚本了,与其胡乱涂写浪费别人的时间,还不如让它空着。

考官沉吟了一下说,好吧,明天请你到人事部报到,这个职位需要诚实的人。

小亮说,后来他请教过考官那篇文言文出自何处。考官诡秘地笑了笑,用手指了指自己。



恋恋红尘 回吴培利

他年长她半岁。他们结婚时,刚好都是17岁。他高大俊逸,眉清目秀;她个头高挑,端庄秀丽,十里八村,百里挑一。

婚后,他继续在郑州念书,她则在家里纺花织布侍弄庄稼。他偶尔回家小住,他们之间话却不多。家里地里的活儿把她的时间填得满满的;他还是一肚子风花雪月,迷在小说诗歌的构思里,并不与她搭手。有时,他会在回到郑州以后,发现自己的衣兜里多出了三五毛钱,心底就会溢上来一丝喜悦,暗想:老妈给自己找的媳妇还算不错,知道疼人呢!

毕业以后,他依然留在了郑州,在剧团里写剧本。那时,他已经小有名气,是作家了。不光会写,还擅长画画。剧团里有不少年轻的女孩子,漂亮妖娆,暗暗地喜欢甚至明目张胆地追他。他的心也并非古井之水。

老婆有时会同问:“有没有相好的女孩呀?”他望着那双似乎忐忑不安的眼,沉吟道:“放心吧!我这榆木疙瘩,谁会看上我?”

他已经很自然地称呼她老婆。他们的第一

个孩子已经出世。她的模样并未改变多少,脸庞山丹丹花一样娇艳。父母岁数大了,家里的劳力少,她在挑着大梁呢!真难为她了。换了别的女子,不知道能不能胜她一半好哩!

他依然对家很疏远,很少回。他和剧团的女孩子也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关系。既不引火烧身,也不至于因疏远而陌生。他的心里可以说既没有装着她也没有盛装那些个女孩,他让灵魂游弋在孤独国里,与世隔绝。

直到一夜之间,他被打成周扬的孝子贤孙,剧团里贴满了他的大字报。女孩子们忽然避他唯恐不及,他被下放回了老家。老婆居然像捡回了宝贝一样欣喜。做粥的第一碗粥先端给他,老母鸡下的蛋一一为他留着,家里的粗重农活一样也不让他碰。他嗔道:“你傻不傻?”

她笑,不语。

他被下放以后,还要不定时时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。有一次,罚跪、戴高帽、开飞机……种种磨难经历,冷不防有人从背后踩了一脚,他一下子栽到地上,一只胳膊“噗”一声闷响,折了。



程远图



灯下漫笔 回王留强

应朋友的邀请一块儿去吃晚饭,席间朋友作介绍时,其中一位竟与我同年到西北当兵,虽与我所在的城市不同,但说起我就读的院校,他却异常熟悉,就连同我一起转业回来的战友,他也认识一二。我们越谈越投机,相互留下了联络方式,最后他执意开车要送我回家。其实,这种相同点只能算是一种瓜葛,更为巧合的是,一位叫李伟的朋友说,他有一次竟遇到一位与自己同名同姓,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朋友,虽然那人是女性,但这已自有戏剧性了。

这城市真是太小了,小得让我们一出门就遇到了认识的人。一些不认识的人,但一查究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。前几天,一位外地的文友来访,坐在一起闲聊,他说认识这个城市的某某,我一听吃惊不小,这人竟然是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。我还听过这么一个故事,几年前两伙人在一家饭店酒后斗架,后来各自打电话叫人来摆平。来人一看,竟啼笑皆非,原来双方人员叫

世界太大 城市太小

来的是同一个人,真可谓大水冲了龙王庙,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。

一个城市多则千万人,少则数十万人,共同在城市的东西南北奔波着。这极像是一棵千年古树,从外观看枝丫伸展,无牵无挂,但其根部却纵横交错,相互缠连。在同一个城市的屋檐下生活,相互间便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有人就曾形象地说,你如果想认识市长,一定能通过各种关系认识。走在你对面的陌生人,你也同样可能在某个场合见过他。

世界如此之大,人口如此众多,能在同一个城市生活是一种缘分,大家吃同一个“缸”里的水,看同样的新闻,沐浴同样的阳光雨露,抬头不见低头见,其实原本都是一家人。这是多么幸运和幸福的事啊!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一些鸡毛蒜皮斤斤计较,为一些芝麻小事而意气用事呢。城市太小了,小得让我们没有了实地距离。那么,我们心与心之间的距离,是不是也应该因此而拉近呢?

独家连载

我要富贵 (二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这一生。

李伟是被直接押解到南宁监狱的。异地审讯开始,李伟打定主意,打死也不说。

他清楚,在公司他顶多就是个中层,业务干部,他不是主谋,顶多也就算是个从犯。他完全可以推说不知道不清楚。“坦白从宽,牢底坐穿”的名言,他明了得很。另外,公司的很多运作,他也确实不清楚,他清楚的只是阳光给他的让他知道的那一部分。

一天,一个看守偷偷递给他一个纸条,是阳光叫人设法送来的,上写“坦白从宽,牢底坐穿。我们会救你”。

李伟看后,把纸条撕了。

他知道阳光一定会救他,因为他不是主谋主犯,他只是被聘用的业务经理,转移聚敛的大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量资金也不是他经手操办的。他管理的业务都是正经生意和正常的证券投资。至于行贿走门路,那都是一对一的事,神不知,鬼不觉。

于是,反复的审讯,李伟咬紧牙关,打死不说。

他知道,他不说,还有人救他。他要说了,不管是在狱里还是在狱外,那恐怕都只有死路一条了。

审讯李伟半个多月没有进展,后来,北京的人来了,他们放了李伟一次行贿xx海关关长八十万的录像。还有他与方方面面交往的录像,甚至有他的日常的起居和行踪。

看着看着,李伟的脸就变得灰白,冷汗涔涔而下。他没想到几年来,自己的一言一行全在他人的注视之下,自己就像戏台上一个努力蹦跶表现的小丑,全然不知台下的观众是一种怎样

会奔跑的皱纹

那段日子,她像母亲照顾孩子一样照顾他。吃饭,穿衣,解手。他再去挨批斗时,她说什么也要陪着。一陪就是10年。

光阴倏忽,等他平反昭雪,恢复工作,忽然已经是奔五十的人了。本来,他是要拉她到城里享几天福的,他的老父老母却先后卧病在床,这一拖累她又是几年。等两位老人谢世之后,她依然不肯随他搬进城里。她说,她习惯了乡间的空气,城里住不惯。他犹豫了犹豫,辞了官职,办了退休,回乡和她厮守晚年。他已经撤不下她了。

儿女都飞出了老巢,有了各自的家。堂屋里,红漆的小桌旁,70岁的老两口默默地吃着早饭。老先生偶尔发现,老伴似乎比自己苍老10岁不止,脸上皱纹密布,沟壑纵横。心说,这些年她老得真快呀!

“菊!你脸上的皱纹可比我的多多啦!”他淘气地说。她抬起头,浑浊的眼注视他,半晌,才轻轻说:“你的皱纹都跑到我这里来了呀!”

老先生心头一酸,泪眼婆娑起来,几十年的岁月一一浮现在眼前。



市井故事 回俞璘洋

表弟学坏了

表弟大龙今年读高中,是个很听话的孩子。可昨天去大姨家串门,大姨却挺着急地拉着我说:“大龙这孩子这几天行为举止有点怪异,一回家就把自己的屋门锁得紧紧地,和我的交流明显少了。该不是学坏了吧?”

我皱了皱眉头,读高中可正是孩子的叛逆期啊,这段时间如果放松了对孩子的管理,后果将是很严重的。我挺严肃地对大姨说:“这段时间是孩子今后人生的一个转折点,你可要看好大龙啊!”大姨挺惊慌,连忙说:“我和你姨夫天天忙哪有时间看着他啊!”

这段时间我刚忙完考试的事情,有点时间,于是我就当着大姨的面拍着胸脯说:“你放心,我这段时间不太忙,以后每天我到大学校门口等他!”

昨天,还没到大龙放学,我就早早躲在学校门口附近,等下课铃响了以后,放学的学生都涌了出来。我瞪大眼睛瞅大龙,远远就看见他和几个男生勾肩搭背地走着,而且每个人嘴里都还叼了根烟。

天啊,这还了得,大龙这孩子果然学坏了。我怒气冲冲追上大龙,在他身后狠狠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大声喝道:“你行啊,学会抽烟了!”

我一声怒吼惹来许多学生的瞩目,大龙和几个勾肩搭背地学生也惊慌地扭过了头。大龙瞅见是我,先是愣了愣,然后将烟从嘴里拿出来在我面前晃了晃说:“表哥,我不就是吃了根棒棒糖吗?有什么大惊小怪的!”

审视、挑剔的态度。

来说:“你最好坦白交代,我们跟踪、监听你们公司已经四年多了,你们所有的活动都在我们掌握之中,现在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,希望你不要执迷不悟,这样对你没好处。”

他终于交代了一次贿赂xx海关的xx官员现金八十万,自己留下现金六十万这桩事实。

审完这个案子,让他在记录上签字画押,就不再审了。

六十万,足以判人死刑。

对方方方面面也都可以交代了。

后来李伟渐渐明白,自己其实成了一只替罪羊。他也明白了为什么跟踪监听了整整四年,所有活动罪证均掌握在手,却不立案逮人。

看守通知他,说他老婆姐姐今天要来看他。

他说,我不是主犯,最多也是个从犯,为什么只抓我审我,不抓主犯?

看守说:“你最好还是老实点,抓谁不抓谁,听你的?主犯从犯,你说了算?你老婆和你结婚时,你们没带户口去,户口簿没有注明,你们的户口也没迁到一起,还可当你没结婚,不追究,否则你老婆的财钱早就没收了,到时候你老婆孩子靠什么养活?都这样了,你还想不明白,真蠢!”

李伟至此闭了嘴,噤了声。

母亲说,凡事不要求人,要靠自己。